



昨天,成亮出庭受审 电视截屏

# 弑父凶手！ 检察官和居民都为他求情

■庭上,他首次得知母亲早已服毒自尽后失声痛哭,向法官请求重判  
■庭外,妹妹写了长达四页纸的“请愿书”,近百名居民纷纷签名

## »庭审直击

## 庭上才知母亲早已服毒自尽

只因父亲常常毒打母亲,做儿子的决定不再忍受下去。2009年7月20日,也是母亲再次被打的次日,25岁的成亮对父亲的积怨如同火山般突然爆发。厨房里,他用手中的尖刀一次次捅向父亲。半年后的今天,他的冲动似乎已经冷却,手握纸巾在法庭上流泪。检察官和律师的意见罕见的一致,希望法官从轻判决,可成亮却语出惊人:“希望法庭对我从重判决!”昨天上午,备受关注的儿子弑父一案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因案情重大,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。

快报记者 马乐乐 田雷亭

昨天上午10点多,一声巨响打破了南京中院第二法庭的寂静。身穿黄色囚服的成亮被两名法警押了出来,身材瘦弱的他,一边走向法庭中央的囚椅,一边扭头快速扫过旁听席。那里没有一个亲人,成亮神情略显失望。

“被告人姓名?”

“成亮。”

在整个庭审中间,他回答清晰语气平静,略显文绉绉的说话方式,让人难以与一个弑父凶手的形象联系起来。而据检方指控,成亮因为父亲打母亲等原因,持刀捅向父亲的胸口,在父亲倒地后,他拨打110,继而又持菜刀割开父亲的喉咙:……

**“是我杀了父亲和母亲无关”**

这起案件中,成母是无法回避的人物。在成亮行凶时,她曾经上前帮忙,手持铁锤击打丈夫的头部,而当成父被杀死后,她也随即服毒自尽。

听到“自尽身亡”四个字从检察官口中说出来,成亮的身体开始无法克制地颤抖,泪水迅速滑下。当此案还在雨花台区检察院侦查阶段时,成亮尚且不知道母亲已自杀。一见到检察官,他就问:“我母

亲会不会被迫追究责任?”检察官不忍心说出真相,只是表示,这个案子只有他一个犯罪嫌疑人移送到检察院。在警方讯问阶段,成亮曾经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但他一直强调,是自己杀了父亲,和母亲无关。

“我妈妈即使打了几下,也不致命,你们千万不要追究她的责任。”成亮曾经说。

**妹妹的证词  
印证了杀人事实**

检方出示的证据中,第一个就是成亮妹妹的证言。成亮整个作案过程中,所有在场人员就是这一家四口人。如今,父母双亡,哥哥当了被告,妹妹的证言便是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证据。妹妹与哥哥一样厌恶父亲的家庭暴力,但她没有说谎,她对事发现场的还原,与成亮的供述一致。检察官说,这份证人证言可以与成亮的供述相印证,足以证明他杀父的行为。

在接受警方询问时,成亮将他作案的前前后后如实说出。法庭上,他对检方的指控也一一爽快地承认,唯一不够“爽快”的地方是检察官与他之间的一问一答。

“你母亲作案的那把小锤子,是谁扔的?”

成亮迟疑了仅仅一秒钟:“不知道。”

事实上,他在公安侦查阶段,曾经不止一次地交代说,母亲用小锤子敲打了父亲的头部之后,他在储藏室找了一个黑色垃圾袋,把小锤子包起来让母亲赶紧去扔掉。警方的尸检显示,成父的死因,是被刀刃锐器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、肺破裂引起大出血合并钝器打击致颅脑损伤。一个“合并”,让成母难逃杀人罪过。但成亮想为母亲开脱,即使母亲已经自尽身亡,他仍下意识地想这么做。

**检方要求从轻  
被告自求重刑**

随后的法庭辩论阶段,检察官宣读了公诉意见。这份公诉意见的内容与以往的杀人案件迥然不同,重点全然落在了成亮应当得到“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上。检方认为,首先从精神鉴定结果来看,成亮神志清楚,情绪低落,满心怨恨,对自己的行为不后悔。鉴定机关的检查也认定成亮作案时无精神病,有完全责任。“但受害人在案件中具有明显过错!”话锋一转,检方指出,成父长年累月对妻子和儿子实施家庭暴力,致使成亮长期生活在压抑中,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原因;同时,成亮

父亲有了外遇之后,对家人施暴加重,事发之前将妻子殴打出血,更是引发矛盾的直接原因。

“亲子弑父,人伦惨剧!”检察官动容地说,“父亲对待子女本该是疼爱,子女对待父亲本该是孝顺,然而却由于家庭暴力,让家庭支离破碎,这样的悲剧令人惋惜!”

检方认为,成亮本无前科劣迹,作案后主动自首,归案后坦白交代,法庭上认罪态度好,悔罪明显,他的邻居和在社区也呼吁对他从轻处罚,“而且,他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妹妹在家中,对于妹妹来说,哥哥是家庭最后一根精神支柱,妹妹也希望哥哥能尽早回家。”

“我们希望成亮能够活着,好好地活着,早日回归社会,照顾家人!”在公诉意见的最后,检察官这样呼吁。而这,也正是成亮辩护律师的意见,与检方意见并无矛盾。辩论很快结束。在刑事案件中,控辩双方能够迅速达成一致,实为罕见。可就在大家都感到稍许轻松的时候,成亮的最后陈述,却让底下躁动起来。“这段时间,我想了很多。我父亲有很多问题,但他毕竟养育了我二十多年,我不该杀死我的父亲。特别是我母亲又因为这个事情服毒自尽,我很后悔。我希望法庭对我从重判决!”

## »案情回放

## 父子厨房相遇 凶案一触即发

“哥,爸又在打妈了,快回来!”

2009年的7月19日,这一天本来是成亮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那天,成亮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。家里已经几个星期没吃肉了,成亮很想为家里做点什么。就在此时,成亮的手机响了。“哥哥,不好了,爸爸又在打妈妈了,你快回来!”妹妹的声音很焦急。

成亮一听,火了。他推开单位的玻璃门,飞快地冲了出去。他蹬着自行车像风一样在大马路上疾驶,大口喘着气,泪水一股股涌出。“妹妹,你把家里的两把菜刀藏起来,别让他(爸爸)找到!”路上,成亮突然想到,回家有可能动手,便在电话中叮嘱妹妹。

20分钟后,成亮进了家门。屋里已经恢复了安静,只有客厅的角落墙上还留着几滴血迹。妈妈正在哭,妹妹在旁边安慰,妈妈脸上有个伤口,还在流血。

**“让母亲离婚,或者我杀了他”**

“为什么事情?”成亮问。

“我原来想摆个地摊,就让你爸爸帮我问问人,但后来因为外面查得严,我担心出事,决定不摆地摊了,你爸爸就说我出尔反尔,然后就发火,对着我就打!”妈妈哭着说。

“他先一个巴掌把妈妈打倒在地,接着用皮鞋踹妈妈的头和脸,之后又抓过一把椅子,要砸妈妈!”妹妹说,她吓得跪在爸爸面前,爸爸这才一甩手,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今天非要做个了断!”成亮很来火,顺手从桌子上抄起一把水果刀,就要往外面冲。“儿子,不行,万万不行!”妈妈突然从床上站了起来,抢在成亮前面,挡住了门,“都是小事,这么多妈妈都过来了,你要听话!”

妹妹也上前劝说,成亮没有办法,便一屁股坐在了床上。当天晚上,家里

因为母亲常常遭受父亲的毒打,25岁的成亮对父亲的积怨如同火山般突然爆发。厨房里,他用手中的尖刀一次次捅向父亲。半年后的今天,他的冲动似乎已经冷却,手握纸巾在法庭上流泪。检察官和律师都为他求情,可他却请求法院对他重判……

冷冷清清,一家人都没有心思吃饭。

晚上10点钟,成父从自己房间踱出,在客厅看电视。厨房里,正在收拾东西的成亮几次拿起菜刀,但又放了回去。次日凌晨两点,成亮仍然睡不着,“就两条路,离婚,或者我杀了他!但到底走哪条呢?”凌晨4点钟,迷迷糊糊的成亮又坐了起来,但还是下不了决心。

**厨房起冲突 终于痛下杀手**

7月20日早上6点半,成父在卫生间洗漱完毕,到厨房找东西吃。而此时,成亮也在厨房内吃东西。成亮忍不住问:“你昨天为什么要打我妈?”

“你去问你妈!”

“我不问我妈,我就问你!”

成父见儿子这么跟他说话,态度马上也蛮横起来。

“我杀了你!”成亮被惹怒了,积蓄已久的怨恨在瞬间爆发,成亮迅速从厨房操作台上拿起一把15厘米长的水果刀,眼睛一闭,径直扎了过去。

“刚刚,刚刚!”第一刀捅上去的时候,成父下意识地喊出了成亮的小名。

“成亮犹豫了一下,但并没有停手,又是几刀捅了上去。很快,成父倒在了地上。”

“哥哥,快放手!”妹妹冲了上来,但被哥哥一把推开。

“你是大学生啊!”成父气喘吁吁,大声呼喊。此时,妈妈也从房间冲了出来,手上还拿着一把铁锤。她先将女儿推进房间,然后抡锤对着丈夫砸去……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成父终于一动不动了。

几分钟后,成亮说:“妈,你什么忙都没帮上,你赶紧走吧!”随后,他找了一个黑色垃圾袋,把小锤子包起来,让妈妈赶紧去扔掉。看着已经躺在地上没有气息的丈夫,成母哭了一会,换了身衣服,走了。

但成亮又开始担心父亲没有死。于是,他将妹妹藏起来的菜刀找出来,先后两次去割父亲的喉咙。

## »社区居民

## “这孩子太可怜了”

“妹妹在上学,其他就没啥人了,我们是社区代表,一定要来看看这个孩子!”五位参与签名的邻居昨天来到了庭审现场,庭审结束时,他们站起来目送成亮被法警带走,纷纷落泪。而成亮,也在退出法庭的最后一刻,向这些邻居鞠躬致谢。

“我听说这事之后,第一反应就是‘不可能’。我当时不相信是这孩子杀的。”住在成家楼下的朱红难过地说。

自从成家搬来,朱红就渐渐与成亮的母亲成了朋友。在交往中,她经常从成母那里听到家庭暴力的事,心里很是担心。“她经常跟我说,老公怎么怎么打她,有时候还把衣服脏起来,把伤痕给我看。有一次她被我老公一巴掌打过去,血迹都溅到墙上。”

朱红说,成母是个要面子的人,被老公打了之后包扎起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“但是她老公公有外遇后要离婚,她坚决不肯,老公就打得更凶。她倒是曾经跟我说过,干脆跟老公同归于尽算了,我听了之后很吃惊,就劝她千万不要想不开。没想到这事是成亮干了。”

“这孩子太可怜了,简直是作孽啊!”庭审结束后,一直在旁听席上旁听的吴春霄唏嘘不已,庭审期间,她也数次哽咽。吴春霄跟成亮同住一栋楼,尽管不是很熟悉,但进出出,也时常能碰到,“每次见到



警方从案发现场运走尸体 资料照片

**报警自首前 向妹妹交代三件事**

“一人做事一人当!”成亮做完这一切,掏出了手机,先给伯父打了一个电话,希望伯父帮忙照顾妹妹和妈妈。

之后,成亮又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说了几句,他突然想起来还有几件事情没处理完,又挂断了电话。

“妹妹,以后你得好好生活,不要指望哥哥了。记住,你要帮我办三件事情。”成亮拉着妹妹的手,开始哭了。

成亮说了三件事情,第一件,是妹妹和成亮的户口问题,他叮嘱妹妹去

找谁,怎么办。第二件,是自己平时吃的治疗胃肠和抑郁的药物,到时候记得送到看守所。第三件,是自己曾经借了同学1100元钱,如果出不来,让妹妹一定要还钱给同学。交代完事情,成亮又拨打了110电话,这次,成亮跟民警说了自己的详细地址。

十分钟后,民警敲门,妹妹去开了门。“我杀死了我爸爸,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!”在民警讯问时,成亮叙述了自己杀掉父亲的整个过程。所有人都震惊于成亮的冷静,在做了初步调查后,早上8点多钟,他被带到了派出所。上午9点,他妈妈被人发现已咽了敌敌畏死在了外面。

## »律师专访

## 没有比这更惨的事

受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,南京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海涛接手了这起案件的辩护工作,并先后数次前往看守所会见成亮,了解核实详细情况。但跟以往案件中的当事人不同,成亮从来没有说一句希望轻判的话,自始至终,他只是认真地回答着律师的问题,期待律师给他带去妈妈的消息。

**记者:**为什么说最棘手?

**林海涛:**从案情来看,非常简单,事实也很清楚。说他棘手,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辩护,这是人间惨剧,儿子弑父,母亲服毒,天下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?

**记者:**你做了哪些事情?

**林海涛:**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,比如,老成有无过错?比如当事人是否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。

**记者:**有进展吗?

**林海涛:**针对老成的过错,比较容易找。事实上,成亮也很犹豫,特别是在看守所一段时间后,他自己可能想了很多,对于弑父这件事情,他内心也很挣扎,有后悔、有无奈、有无助……

**记者:**那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呢?

**林海涛:**根据前面的调查,我开始也怀疑成亮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但是,后来进行了精神病鉴定,结果显示,成亮在实施杀人的过程中,精神状态非常清醒,具备完全刑事责任

能力。

**记者:**但不管怎么说,这件事听起来还是感觉很残忍,儿子怎么会杀亲生父亲?

**林海涛:**这可能是长期压力过大的结果。成亮从小就遭受家庭暴力,成父动辄打骂;之后,在上学的时候,成父要求很高,成亮高考复读过两次;而上了大学,甚至还有一次服毒自杀的经历。除此之外,成亮最亲的妈妈又时常被成父暴打,特别是我到成亮大学毕业后,又没有找到工作,还发现了父亲有外遇的情况,这么多压力之下,成亮选择了以暴制暴。

**记者:**很痛心,很可惜。

**林海涛:**的确如此,作为律师,我也很想帮帮他,特别是在思想上、情绪上,希望能帮他疏导疏导。但我做不到,作为辩护律师,职责不允许我在这个过程中做这些事情。

**记者:**在你会见中,他提过他妈妈吗?

**林海涛:**嗯,这个是每次会见必问的一个问题,也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。

**记者:**为什么?

**林海涛:**这孩子的一切行为,其实都是为了妈妈能活得更尊严,但事实上,他的妈妈却在事发当天上午就服毒自杀了。如果成亮知道了这个消息,他会崩溃的,我不敢看这个场面,那实在是太残忍了。

## »妹妹请愿

## 妹妹含泪写下 四页纸的请愿书

“我不想我哥哥死,希望哥哥好好地活着!”正在上高中的妹妹,见证了 this 家里发生的一切,也亲眼看到哥哥杀死父亲,而又不得不接受母亲自杀的结果,“一瞬间,天崩地裂,我失去了双亲,现在又面临着失去哥哥,没有哥哥,我怎么生活?”

在惨剧发生后,成娟已经没有办法生活,她的眼泪哭干了,她的嗓子已经哑了,但她还得为哥哥做最后的努力。2009年7月27日,她含泪写下了长达四页纸的“请愿书”,“求求你们,求求你们,不要判我哥哥重刑,轻判我哥哥,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。求求你们,轻判我哥哥。”这封信随后被送往成娟所在的社区,社区居民看着无不动容,近百名居民主动为成娟签名,请求法院从轻判决。

## 妹妹的请愿书(节选)

**法官叔叔、警察叔叔:**

你们好!我是犯罪嫌疑人成亮的妹妹——成娟,我目前正在上学,经历了家破人亡,我已心力交瘁,现在我想请你们认真地读完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故事。

我们家是一个四口之家,在我上初中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山东老家,从小家人非常疼爱我,有什么事都依着我。那时爸爸在煤矿当电工。但是他的脾气非常暴躁,经常找茬打我妈妈和哥哥。由于我从小身体不好,他没有打过我,小时候,哥哥在爸爸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爸爸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打骂哥哥,经常让我哥哥一边哭着一边吃。妈妈实在看不下去就劝爸爸,但爸爸连妈妈也一起打,而我吓得什么也不敢说。……

爸爸逼着哥哥拿着辽宁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上大学,哥哥不想上,但爸爸说:“你就是睡觉也要去给我睡上三年!”就这样,哥哥被逼无奈去了大学。

可是不幸发生了,哥哥大二时服药自杀了,原因就是厌学。那时爸爸已来南京打工,他坐火车去了学校。哥哥被抢救过来时,一点也不想着到爸爸,后来精神不正常被转到了南京脑科医院,一直吃药治疗。好好的一个人被逼成这样,成了爸爸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牺牲品,我和妈妈只有抱头痛哭。

爸爸在到南京后第二年有了外遇,经常夜不归宿,回家就打妈妈,经常往死里打,而从来不打我的爸爸也对我哥哥脚相加,我在外面还要当着同学朋友的面强颜欢笑,每当别人提起自己的爸爸有多好时,我只有默不作声。

……

我不想孤单一个人,我只想和哥哥相依为命,不想让哥哥再受苦。人间是有情有爱的,妈妈的自杀,爸爸的离世,让我的眼泪都流干了,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哥哥。求求你们不要让我的希望破灭,为了哥哥,我付出生命都可以,其他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只求你们轻判我哥哥,把对父母的思念化为泪水,对哥哥的轻判化为我活着的希望和动力……